

見

物



2121

1

1357

見

00071

物

李
蘇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見 物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此據惜陰軒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見
物

見物序

見物五卷。關中李子所爲書也。昔者茂先著博物。悉其象也。堯夫著觀物。類其情也。李子見之矣。夫造物者一毫籥而萬族各得。人與物二乎哉。人自我而與物設樊垣。始二之也。是故鷗飛悲客。驢鳴悟己。機不相涉。胡爲乎然。李子曰。予於物蓋得我云。古之學者重師資。萬我者我北面焉。百我者讓步。若是其難也。而孔子廣之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師易易矣。而予猶以爲隘。迺予觀物而法戒備焉。夫其生死之故也。何非素定。榮辱之際也。何非偶值。變化之殊也。何非氣機。盛衰之異也。何非土宜。惟人亦然。可以止分。利害之生也。何非感召。惟人亦然。可以裁情。自予見物。而無時無處無師資矣。人謂李子。子無見於人。而惟物是察。無乃陋與。李子曰。夫人古今見之矣。且人而不人。何人非物。物而不物。何物非人。矧有人而不物者乎。夫我。靈物也。物。小我也。雜我也。熟視相忘。吾不知二焉。先是。李子寓襄垣。余爲令。及入爲尙書從事也。又與朝夕游。而余好種蘭。樹松柏與竹。曰。蘭。余愧其芳松。柏。余愧其孤直。竹。余愧其節而通。李子曰。蘇所愧多矣。乃出是編云。

萬歷辛巳秋七月洛陽呂坤書。

見物卷一

明 成寧李 蘇著

物紀

玄育子曰。物之動者。人爲靈秀。首宜首人。今蒙無所論。論飛走之屬焉。

禽屬論

論曰。羽禽之屬。以翼翮爲足。以太虛爲衢。其便捷。人莫及焉。然亦日脩脩無時戢羽。如人之奔波名利者。何哉。無亦糧稻之謀。時飲之思。伏育穀哺之不足歟。乃計在一朝一飽而已。可方樂天知命之高士。若營營贏餘之利。慮囊橐之不羨。無以遂其豁慝之慾者。鳥則無之矣。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當世用繡文階服飾。有取也夫。

鳳凰

鳳。神靈之鳥。百禽之長。鳳其雌也。論鳥宜首及。以未見。不敢詳焉。

論曰。鳳。聖王之瑞。世不常有。如人之三皇五帝。三王周孔之聖。曠世而出。吾豈得目擊而詳紀之乎。贊曰。靈禽惟鳳。鶉火之精。披圖按牒。羨茲美名。皇風邈矣。孰觀其形。迄今弗見。已矣吾生。

鶴

鶴澤鳥也。其交接伏育。人罕見之。師曠禽經遂言鶴以聲交而孕。仙經又言鶴千歲者胎生。皆非也。澤禽之屬。羣尾皆在水上。予嘗見鶴鵠交于潭水。亦若鳬鵲。鶴亮同之矣。又昔人有癖于好鶴者。以胎化之奇。詫于客。談頃。鶴適至而舞。展翼舒足。遂墮一卵于其前。客掩口而笑。主人慚其言之無稽也。易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物以羣分。聖訓何精也。蓋化醇之屬。植多而動少。凡有血氣體骨。俱形化也。焉得溺氣化之說。而謂鶴以鳴交耶。物既羣分矣。則卵生者續卵。又安得少而卵。老而胎育也哉。

玄鶴 鶩鶴 鸞

古今注。鶴二千載變玄。予在甯垣驛山澗。見二鶴色通玄。而冠足皆赤。見人翔去。意玄鶴矣。大都犬馬雞雀。年久毛羽易色。鶴之變玄。其信然也。本草云。有黃鶴。其灰鶴俗名鶩鶴。又一種鸞類鶴。有五色。論曰。鳥之昂挺高潔而且壽者。莫如鶴。談者類以爲仙靈之籍焉。然弗高竄遠塞。乃濫意魚梁。不免羅網。口腹之爲害也。至于鍛羽囿畜。又復啄腐鼠爭臭穢以自延。雖云獲壽。何其濶歟。若鳳鳥非竹實琅玕不食。豈聞權是耶。嗚呼。士窮見節義。鶴不免于議論。若君子當危居窪。以免災患。或茲庶幾耳。贊曰。鶴鶴之羽。可用爲儀。昂昂之表。詎弗足師。在林洵美。乘軒何爲。嗟爾之正。遠蹈爲宜。

鵠

鵠鵠屬。一而育。人罕見之。禽經云。音威而孕。非也。每歲七月。頭尾脫落。俗傳填河。出于淮南之妄辭。人

至今踵用。不過妝綴美觀爾已。堯典仲秋鳥獸毛毯是也。牛女乃鳥有之說。而又益以鵲橋。誕斯甚矣。果爾則禿鷲歲歲無毛。不知往填何處河也。

論曰。鵲有小慧。能識喜氣而噪。往往有占驗。亦可怪也。人嘗責其知來而不知往。云能避歲避風。而不知童子探其巢而毀其卵焉。吁。人爲萬物之靈。自稱予智。而不知畧獲陷阱在其前者多矣。奈何責小物哉。然鵲多擾狸。見貓狸輒環聚而噪。甚者飛攫啄之。往往爲狸所得。嗚呼。徒知狸可害其子。然不知憂未起之害而先遭搏噬之酷。斃自己。撥禍非外至。若是則鵲真愚也哉。

贊曰。趨吉靈。惟乾鵲。避歲宜。攫狸錯。

鵲斲木鷲音列

爾雅注。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夫此鳥似雀而大。有色黑而紅白文者。有色灰而黑文者。其首有毛冠。斲樹剝剝有聲。今之啄木是也。三月閒登木而斲。曰姑布穀。其回音如獼猴。

鷲鷲戴鷲音即鷲音乏鷲音任

爾雅註云。今亦呼爲戴勝是也。夫此鳥形如鳥而甚澤。首有冠而甚朱。如戴赤勝然。故名。其斲木力酷于鷲。常見木如臂者。遭之輒如斧碎狀。本草謂之山啄木是矣。但爾雅于戴鷲注。不釋其爲啄木之鳥。本草知其爲山啄木而不知其爲戴鷲。何也。至于詩註以鷲鳩亦名戴勝。夫鷲頗無一毫毛。不應名此。失復覈耳。

論曰。鸛鷺能啄木中蟲。故說者謂其口能書符呪。蟲使自出焉。夫木病則蟲生。蟲生則枯槁。鸛鷺爲之剔蠹振疊。林木其有賴乎。夫鸛鷺不盈寸耳。有發奸擿伏之風焉。丈夫擅勸懲之柄。顧有奸狡暴著。蔽猶伏匿而莫之誰何者。反鸛鷺之不如哉。

贊曰。有蠹在林。維木之賊。剝剝戴戴。孔竅孰匿。王臣伐奸。法此匡國。摯邪儲材。以補袞職。

孔雀

孔雀越鳥。能啖蛇虺。故毛羽毒人。尾有金輝。分舒似扇。世取用之。

論曰。孔雀之文彩在尾。亦自愛之。性喜低昂婆娑。以自揮霍其尾焉。尾類扇。乘輿因以爲扇。雖脫拔。亦遂也。然王宮禁籓。類得美象。貴其文耳。文之不可以己也如是夫。

贊曰。孔雀純德。一玄一青。厥尾披布。爛矣如星。文章可飼。得畜內廷。鸚鵡短後。徒羨其榮。

鴻鴈 鵠

易紀漸于書稱陽鳥。禽經一物二義。曰鴈。以水言。自北而南。謂冬適南。集於江干。曰鴈。以山言。自南而北。謂春北嚮。猶集岸谷也。鴻鴈二字俱音鴈。取二義云爾雅。鸚鵡舒鴈。別大小耳。詩注大曰鴻。小曰鴈。又地鵠最大。婚奠鴈。取不再偶。

論曰。鴈陽鳥。人咸智其以時南北。然不常南而復北。世或罪之。不知中原寥寥。非無伏哺地也。增纖繁而生難堪也。試睹南歸夥侶。北向寡徒。以至警夜銜蘆。呼答嗷嗷。誠可悲矣。彼視華夏。直慘然陷阱耳。畏寒

而來不得已也。落膽而居。需歸候也。及春過北。避水火也。雖沙漠苦寒。開摧胡矢。實甘心矣。嗚呼。網密疑脂。秦民四逸。語云。南走越。北走胡。喻人之窘迫也。然則鴈不恆南。果禽耶。人耶。

雉 鷓鴣 翟 鷩

雉種最多。大都性喜鬪。又一種鷓似雉。每鬪至死。與服志云。虎賁武騎皆鷩冠。而旗幟標焉。尙其鬪也。禽經云。介鳥也。翟雉長尾。性自珍衛。叢林不入。防觸也。雨雪不下。慮濡也。久雨不食。或至餓死。周禮。王后六服。一曰翟衣。取其守也。鷩雉俗名錦雞。周禮。鷩冕。貴其彩也。昔呂后名雉。當時易名野雞。夫雉性妬。同類故鬪。呂雉之妬。殆實副其名歟。

論曰。雅稱雉絕有力奮。宜其健鬪。然性梗介有守。能自惜羽翼。志可尙矣。今人危冠博帶。奚翅雉毛。而懷慝履穢。曾弗自愛。殆雉之不若也。嗚呼。

贊曰。燁燁華蟲。矯矯嚴義。作贊作章。以旌有志。

鳩 布穀 黃褐 斑鳩 提葫蘆 泥滑滑

鳩。古者鷩鳥之通稱。左傳。五鳩是矣。月令。七月。鳩化爲鷹。而俗傳。鳩巢出鷩。蓋鳩飛迅勁有聲。類鷩屬。而氣與鷹準通焉。故也。其羣尾多應雨候。呼喚如鷩。舊說喜而喚雨。又云怒而逐婦。皆臆說耳。鳩種多。詩。曹風。鳩。爾雅。謂鵲鳩。今布穀是。詩註亦名戴勝。非也。戴勝卽戴鵲耳。又本草。謂春分化爲黃褐候。秋分化

鵓類甚多。大者曰鬼車。卽九頭鳥。曾于蜀中聞之。晦暝風雨則出。人畏其妖。爭擊金鳴鼓以逐之。曰訓狐。鳥頭。鵓項。鶴脰。齊人獲之。去其翅。能捕鼠。其次曰雀老鵓。夜飛捕鵓。今鵓狐也。似鳶而白首。類鵓。其小者曰鼻鵓。首如貓鷹。啄鳶。羽大如鵓。一名鵓。一名鵓鵓。一名鵓鵓鵓。噬母惡鳥。人聞其鳴不祥。笑尤甚。論曰。狐鵓鵓雀。殃田害民。鷹隼提之。有誅奸鉏惡之風焉。老鳶襲人不備。掩取孤雛。甚至垂涎屠肆。不恆詫腐鼠也。鵓鵓貪婪淫汙。每強擠弱鵓。奪巢食子。至不潔也。如古之奸人賊黨。伺隙欺孤。盜取人國者。鬼車鼻鵓。昏出夜號。流殃唱禍。所至閉戶塞耳。鳴金振犬。猶強胡悍寇。掩殺擄刺。勢毒甚矣。鷹隼鳶鵓。若難槩論。而其色象相若。要不容殊睹也。蓋君子小人。曾非異類。矧毛物華藻。猶人技藝之末耳。操莊脣腴。卽武壘亦尙麗彩。大奸元惡。詎直椎魯鄙惡人哉。敦倫敗德。餘無足觀已。鵓鵓類又夷狄犬羊。人面獸心者歟。

贊曰。赳赳鷹隼。義士蓋臣。鉏強誅暴。以寧兆民。鳶鵓攘奪。敗類貪人。鵓鵓醴崇。永爲世噴。

鳥 白脰烏脰音豆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妖畜。詩人以烏與之並言。妖之也。禽經。白脰烏不祥。張華云。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今白脰者。蜀中江南多有之。

論曰。烏鳴呼則脰翼舒。蹄音響變怪。見人覘窺。旋即翔去。性至狡黠。誠可厭矣。且形瀾雌雄。則人莫測識。音流巢穢。則術陳占卜。小人之厚貌深情。而出言詭秘。動關休咎者。殆其類是也夫。

贊曰。坎之色。稱烏之黑。吁嗟乎。惡聲取憎如鬼蜮。

鸛斯 鸛鵒 器音預 鸛音卑 鵒音居

郭僕云。雅鳥也。本草。慈雅。今謂之寒雅是也。禽經云。慈鳥反哺。子背諦觀之。殊不然。凡鳥穀雛。漸能飛。卽不復穀。但導之飛。能出飛。則導之覓食。已而母亦休于巢焉。羣雛隨歸。求穀不已。母柄不應。羣雛或出或入。張啄鼓翼。向母求穀。若反哺然。觀之梁貺。尙何疑乎。故子于一中萬物。籍謂之慈巢。言慈其父母之巢。亦慈孝之性也。今觀鸛雅乳雛。累巢數十。不離一木。故謂之慈。故蜀中慈竹。亦以其抽笋數十。不離一根。故也。禽鵒云者。鸛。畢也。卑也。畢巢一林。而所居亦甚卑也。詩小弁云。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所謂歸飛。卽慈巢之義也。朱子註。止用歸飛。而不取反哺意。亦有見。世說反哺。謂鳥尙知孝。况于人乎。假物做人。意有取爾。

論曰。禽鳥之乳。皆天地生機所鼓耳。所乳之子。于禽何益。出卵解飛。卽漸散去。于母何有乎。若鸛鵒知慈。巢者有幾。世稱其反哺也。亦宜。人于物最靈秀。甫離懷抱。或已瞋目反脣于父母。稍長而不得于親。卽託指他適。不顧父母之養者多矣。嗚呼。世說慈鳥反哺。有感也夫。

贊曰。鸛鵒慕巢。歸飛提提。詎曰友哺。伊親是思。父母遐棄。哀我人斯。物之弗及。感泣沾頤。

鸛山鳥 鸛音濁

爾雅注云。似鳥而小。赤嘴穴乳。出西方。今觀嘴爪皆赤。滎陽。函穀。弘農。山阜谷中多有。覷甚柔長。性馴可

愛取雛飼畜呼之輒應久之隨人飛翔不去。
論曰鳥不祥鳥人皆惡之鸚似鳥而喙爪亦焉夫赤南方之正色也啄以出聲猶人之言爪以命步猶人之行是爲類雖小人而能言行從正克改過矣且鳥木栖而鸚山栖遠聲利矣可不敬哉易曰中行獨復鸚之謂矣。

贊曰鳥之形言行巡庭小人悔過取重義經。

鶯

黃鸝也又名倉庚商庚鶯黃楚雀諺曰黃栗留訛耳詩云緡蠻睨睨語其聲也鶯黃之名語其色也黃鳥囀囀滑嫩媚若蕩機世擬歌喉且丹啄金衣鶯欄錯豔人方靚女靡物也哉性至巧絡馬尾高木顛難以絲絮葺巢風雨飄飄訖無阻墜食生蟲冬則蟄伏崖岸窟中。

論曰鳥聲之曼延曲折而婉麗者惟倉庚其同聲互答有友朋之義矣夫鶯徒能轉移喉舌更迭唱和風人重焉今人取友乃志意弗一旨趣各異或同議而退非共業而背詆淫醜是比自謂相投勢利爲依曾莫匡矯悲夫麗澤長善切劘成德友之義也奈之何殊軌而交驅異籍而並吹求其合轍同調不亦難乎乃或致諂割席用譏下石管寧有鬼應拊掌談開矣視黃鳥同聲良可惡與。

贊曰朋友之義久矣淪亡同座是暱貞孤爲狂孫龐構難嬰杵留芳面朋欺友愧彼鶯黃。

雞 山雞 馬雞

雞類最多。韓非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而雅稱雞大者。蜀。莊子云。越雞不能伏鵲卵。言小也。世說雞三尺曰鷄。今秦雞亦甚鉅偉。山雞似母雞而小。馬雞色綠。

論曰。雞之可貴者在司晨耳。五德之倫。田饒之溢美也。性喜鬪。兩雄遇則必搏。而負者類作雌聲。示降以逃。大抵前專黍豆。後庇匹牝。無鬪則前後皆他雄有矣。語云。兩雄不並柄。詎不信夫。故民無二王。天子伐不庭。國無二主。邦君翦強臣。室無二上。掌人約羣卑。世傳祝翁養雞。今卽稱雞以祝翁。雞其丈夫也哉。若明皇賜祿兒于貴妃。中宗委三思于韋后。彼二君之氣。弗雞之力憤與。夫雞猶能專其匹。贊曰。司晨埒鳥。不冠不鬚。知將知鬪。無忝丈夫。將平聲

鸚鵡

格物論云。鸚似鵡而有幘。色紺黑。金眼穴居。斷舌能人言。博物志謂鸚不逾濟。春秋舊來巢。記異也。論曰。鳥能人言者。自鸚鵡外無聞焉。餘但語清碎。亦得籠畜。若鸚亦靈矣。然世傳其多不壽。無乃靈之害歟。抑爲人言而耗其天耶。人之自養者。不思智之不及。不憂力之不能。故曰形太勞則敝。神太勞則竭。形神離則死。諺言子淵肖孔而早衰。長吉耽詩而致斃。其言固不足道。然真機忌太泄。可盡啗其俚耶。贊曰。鸚無肴肉。以慧而羅。天真忌泄。苦耗爲魔。

鸛鵒

色五彩。尾有毛如船柁。臨海異物志言能食短狐。故杜臺卿淮賦稱其尋邪而逐害也。

論曰。鵠鵠毛色鮮麗。已足稱矣。况食短狐。爲人除害。功孰大焉。夫其形小于鵠。至微眇者。而能食射工。事誠可駭。嘗觀陰符經有言。禽之氣在制。王起云。玄龜食蟻。飛鼠斷狼。狼蝨嚙鵠。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如是則食狐事非謬。史稱汲黯寢淮南之謀。夫黯一病老。而聞望震懾奸雄如此。故蘇子瞻謂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討之。而不足。其鵠鵠之氣。能食毒狐者耶。贊曰。鵠鵠小羽。能食短狐。臺諫一言。權奸可誅。

鴛鴦 王雉

禽經。鴛鴦愛其類。注云。匹鳥也。朝奇而暮偶。然則爾雅不載。意薄之耶。雌鳩類鴛。微大。首無毛冠。論曰。予閱古辭。人于鴛鴦辭賦。類皆靡靡之思。狎昵之愛。以其重狎也。此鳥羽質豔麗。足爲珍異。乃耽匹偶。不俟朝夕。何其淫歟。自古貴冑名姬。蕩心沈愛。動以鴛侶自旌。其以是也。嗚呼。情重則節輕。慾深則義淺。茲鴛之自喪其美者。世之繡枕圖帷。以資嫁娶。乃不曉之寫而鴛之葺者。無亦娛其綵焉耳乎。若親迎之禮。則奠鴈。夫鴈之尙者。取其鴛之反也。故曰。禮以防淫。先王之制密哉。贊曰。燁燁其文。肅肅其羽。棄節耽匹。于人奚取。

鵲鵲 音卽脊鵲通 鵲渠 白頭翁

大如鷓鴣。常行水湄沙磧。食水蟲。此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象。詩云。兄弟急難。以此耳。張華乃謂同母生者。飛狎不相離。詩人取喻兄弟相友之道。但脊令野鳥。同母與否。何由能知。白頭類鵲。尾短不搖。

論曰。嘗觀脊令所在必雙。飛行恆不相離。且鳴搖相應。有兄弟離睦之意。故小宛棠棣。皆援以喻兄弟。諒以是矣。何論其同母否哉。茂先以同母則同氣。切兄弟耳。今人兄弟同母。生同胞。嬰同乳。孩提同眠起。童卯同衣食。長而既成。若父母方冀其友愛相睦。而不知析業即爭。異財則鬪。撲親愛子。奚計傷心。終兄奪食。無恤犯義。貴爭國。賤兢產。莫不齟齬忌妒。于同氣何有。視脊令同飛止。不暫舍者。誠何如乎。吾常三復棠棣。爲之於邑。

贊曰。原有脊令。飛鳴相顧。兄弟閱牆。痛若翁嫗。不念同生。不念同乳。棠棣載歌。涕零如雨。

鸚鵡

出隴西山中。禽經云。鸚鵡摩背而瘡。彼其丹喙翠尾。綠翼紫頸。色態固奇。且能人言。豈不誠靈異也哉。外傳海洲五色鸚鵡。異苑張華有白鸚鵡。明皇時亦有之。後漢有黃鸚鵡。南宋有赤鸚鵡。

論曰。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蓋惜之也。夫鸚鵡小鳥耳。乃知人言之善。去其舌之鳥而人之。不亦善乎。今之善道語諸人。宜克速肖。奈何羣以迂腐見疑。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至耳提面命。尤若罔聞。是何人反難喻如此也。嗚呼。鳥形而人言。人共駭之。人形而鳥言。止謂斬諛嘲笑。或信譏喜譖。弗知屏絕。吁。可怪也。乃儒者又以能言不能行者。譬之能言鸚鵡。責人深矣。

贊曰。鸚鵡能言。趾形亦別。四爪均分。恆遭羈縲。互蝶交譏。反鳥其舌。胡不斯禁。以儆邪說。

鸚鵡 春鉏 青椿